



且听风吟

诗词三首

宗西

虎年迎新

金牛驾云逝，
寅虎啸天来。
冰化雪消处，
群芳簇锦裁。
藏灾因乱局，
华夏扫阴霾。
赓续百年史，
煌煌盛世开。

念奴娇·“记汪庄同学会”

匆匆行色，飘丹枫，金菊飘香时节。
岚翠雷峰湖抱爽，塔影霓灯明灭。
聚散依依，品茗漪苑，笑语声殷切。
沧桑六秩，青丝朝暮霜雪。
忆昔学侣曾游，兰舟轻逐，西子春波阔。
灼灼韶华如逝水，南北纷飞相别。
家国情怀，夙心犹在，百载新超越。
今宵难舍，钱塘一弯新月！

悼育种专家裘志新

垂耗飞来泪雨倾，
长河紫塞放悲声。
只为黎庶岁丰稔，
岂惜平生血汗耕。
麦浪万顷仓廩实，
沧桑七秩家国情，
九泉可免饥馑苦，
今有袁公驾鹤行。

编者寄语

年,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记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过年这件事在中国人心目中始终占有很大的分量。年节是一种平衡、连接与回归。体现在空间上、时间上、距离上,也体现在心理上。

年味的淡化一度成为全社会的失落与惆怅,由此产生了一些追问与彷徨。年味为什么变淡了?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如今越来越明显的个性化生活方式催生的“个体孤岛”,取代了过去轰轰烈烈的集体式的“抱团取暖”,在越来越多元化的社会角色压力之下,个体对传统的质疑与疏离汇聚为某种集体无意识的漠视、逃避,甚至“无力”。实际上,年味的浓淡,很大程度上是个人心理的“体表感征”。心底藏有年节情结的人,即便一度遗忘或迷失,也总能在生命中的某个阶段重新听到呼唤、得到回应、找到归途,并与更多持有相似文化血脉、精神基因的人达成一定程度的殊途同归。

当下,时代的橱窗展现出很多新的关于年节的文化符号和文化标签,无论形式如何多样,其实质也是使人们的心灵得到妥帖的安放,就像是流浪已久的孩子回了家,这是年节文化的精髓。如何让春节这棵文化之树根深叶茂?更隐秘的钥匙藏在人们对文化的理解与认同之中。年味不在于物质多么丰盛,节日的口号喊得多么热烈,它实际上是生命阶段与文化价值的体验与反思。

春节之所以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商业节日,深层次原因是它有着更为深厚且精巧的文化基石。无论个体存在怎样的差异,人们都愿意这些传统节日是喜庆的、是祥和的、是欢乐的,因为,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因为年节,人们重新在一年的疲惫辛劳之余,重新安顿心灵,回归家庭,回望家乡,感恩祖国。

常态化疫情防控提倡就地过节,这对一些盼了一年想回家的人来说虽然是个问题、是个挑战,但同时也是重新审视个人生命与社会生活的良好契机。春节,无论是否回家,只要心聚在一起,过的就是团圆年;千家万户的团圆年,就是热热闹闹、更有价值的中国年。中国年的文化纽带不会中断,其文化底蕴深远、厚实,其精神价值无尽、无限。

何必如此画蛇添足？

庄电一

人。即使在文学界、艺术界,也不是所有人的职称前面被冠以“国家”。问题来了,如果比照“国家一级作家”“国家一级导演”之类的表述,那么,似乎还应有“等而下之”的“省级作家”“市级作家”,甚至“县级作家”,但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称谓,也没有哪一级机构有过这样的授予。试问:哪一位导演或作家是“国家”的?哪一位导演或作家又是省级的、市级的?恐怕没有人能分得清。我们总不能认为在国家级文学、艺术团体工作就是“国家”的,不在国家级文学、艺术团体工作就是“地方”的吧?大家都属于一个国家,那么,“国家”二字,你能加得,我就加不得?我们看到,在中央级别的文学、艺术团体工作的人中,有加“国家”二字的,在地方同类团体工作的人中,也有毫不谦让地加上“国家”二字的。我们国家有很多种职称系列,各系列之间也有相互对应的关系,不外乎正高、副高、中级、初

级几个档次,文学界、艺术界也不例外,何以要“独出心裁”“与众不同”?依我看,在职称前加上“国家”二字,纯属画蛇添足,是正高就说正高,是中级就说中级,去掉“国家”二字,不仅对本人毫无影响,而且对什么都没有影响,也不会给人造成误解和歧义。就算言必称“国家”,也只能糊弄一下不明就里的人,真正了解内情的人是不会因此而高看一眼的。现在,我们想问一问:到底是谁最先、又是何时在职称前面加上“国家”二字的?这样做是想表达什么意思?联想到一个时期以来“大师”“泰斗”“文豪”“xx家”等大帽子漫天飞舞,我们就会觉得这种现象不是孤立的了,就会觉得“拉大旗作虎皮”已经不是个别人的所作所为了。任何称谓,都要力求科学、准确、规范,不能随意掺杂“私货”、扰乱视听,这个“原则”应该推而广之。



诗意

梓枫 摄

开卷

每个人都走在望不到边际的时间之毯上,各色时间交替重叠,好比钢琴内部密布的击弦机,琴键按下的同时,音乐的叠合与击弦机的跳动构成视觉与听觉上的时间,随着空气的余波远去,模糊了空间的棱角。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无论在她的作品中,还是作为诺奖获得者发表的“温柔的叙述者”演说中,始终有一个无形的主题:时间。绘本《遗失的靈魂》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有人能从高处俯瞰我们,他会看到,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行色匆匆、汗流浹背、疲惫不堪的人,以及他们姗姗来迟、不翼而飞的靈魂……”是人类的肉体在匆匆地追赶时间呢!透明的靈魂走在时间之上,时间毯交替重叠,灵魂间的碰撞与重叠,内心一般是感知不到的,“世界的低语被城市的喧闹、电脑的嗡鸣、飞机飞过天空的震动声与信息汪洋令人疲竭的噪声取而代之。我们没有能力承受如此巨大的信息,这种信息不是团结、归纳和释放,而是分化、分裂,被包围在单个小气泡中。”电影《海上钢琴师》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一架船梯连接着没

年味

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还处于贫困状态,缺衣少粮的现象很普遍。我家兄弟姊妹多,吃穿成问题了。吃不饱,穿不暖,夏天好说,冬天可遭罪了。河边风硬,寒风刺骨,棉袄棉裤烂得不像样子,穿着好像和秋裤没啥区别,冷风来了,棉衣棉裤就会鼓起来,像是揣着一个大气球,浑身瑟瑟发抖;教室也冷如寒窖,冻手冻脚,跺脚声此起彼伏,高过老师的讲课声,盼着早点放学回家坐到热炕上。那些寒冷的日子,我们愿意熬,因为只要熬过这些天,春节就来了。坐在热炕上,一边写作业一边听母亲的纳鞋底声,那是一种穿透力很强的声音,带着原始的生活气息。写完作业,母亲还在专心纳鞋底,真是美好的享受啊。当母亲纳鞋底的声音响起,就知道年一步步走近了。锥子抨击顶针的声音,像儿歌,催促我在好梦里长大,为母亲分忧解愁。从腊八开始,盼望过年的心情越来越迫切。过年不但能吃饱穿暖,还能穿上新衣服在村里喜气洋洋地走上一圈,似乎是以欢快的姿势给村庄贴上喜庆的标签。愉悦的村庄和欢快的河流,因大年的到来变得喜庆亮丽。吃过腊八粥,年味已经泛上心头了。房前屋后缠绕着缕缕炊烟,炊烟裹挟的寒风似乎也是温暖的。母亲拆棉被棉褥,洗干净,重新缝上。我从老井挑回水,姐姐用锅温热后洗衣服,晾晒在院落的衣服散发的热气,透着老井水的新鲜,传递着一股劲。年味是一股气息,一股撇不开的乡愁的气息。传统的年节,带来

“云游太古”的时间

刘书艺

有尽头的城市与大海。音乐是无限的,在琴键上,奏出无限的音乐;太多选择,“我”无所适从,漫无止境,茫茫无际;这艘船每次只载客2000人,既载人,又载梦想,但范围离不开船头与船尾之间。世界的博大囊括了数以千计的大船,一个人面对的不再是有限的“琴弦”,时间的延续包含着更多的元素,在信息的洪流中,个体的声音失去了轮廓,很快在记忆中瓦解,世界变得空洞。《太古》和《云游》是以时间碎片拼接起来的作品,而作者的思想完好地保存在其中,这是一种新的叙述形式,没有乏味的语言、视角、隐喻、神话和新的寓言。“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太多矛盾、事实相互排斥的世界里,一切事物都咬牙切齿地针锋相对。”而文学的叙述是将锐箭

幻化为蒲公英的独有手段。“在对真理与谎言的坚定划分中,文学创造了我们的经验,这些经验所形成的故事具有其自身的维度。”文学是一门艺术,在文字的拼贴中,你可以看到历史的斑斓大梦;虽是一种沉默,但仍透过其中可以聆听到内心的磅礴之声。纵使时间流转,但做一位叙述者吧!隐藏在汹涌的世界背后,探索和寻找真正的灵魂。艺术里隐含着无尽的秘密,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之中,文学中包含着无尽的细节,隐藏着每一个秘密。文学来源于经验,经验来源于生活,也来自亚里士多德,虚构常是某种真理。在文学中融合着自然的艺术,它直达人心。这是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带给我们的启示!

盼年

俞雪峰

天就会让你们穿上新衣服。母亲取出棉花,抖开摊匀,棉球用手撕开铺匀,然后再缝进去,经母亲拆洗缝补的棉袄棉裤,就像新的一样,好看也舒服。年味也被母亲缝进了棉袄棉裤里,我们的生命的体征也感受着年味。大年二十九,母亲果然让我们每个人都穿上缝补好的棉袄棉裤,穿上新棉袄新棉裤,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不敢乱跑,生怕弄脏了棉袄棉裤——母亲通宵达旦为我们缝制新衣服,我们疼惜母亲,为了过好新年,我们也一定要爱惜衣服。大年三十,棉袄棉裤上终于套上了新外衣新裤子。我喜出望外,终于可以带着糖花柿饼核桃走村串户,挨家挨户看春联,看福字看窗花。由此,我开始年年为村里人写春联。尽管毛笔字很一般,但在乡亲们眼里,我就是“秀才”。我不遗余力地给乡亲们写好每一副春联,在春联贴上门的那一刻,我特别高兴。离开村庄以后,乡亲们贴春联不再依靠“秀才”了,而是到街上买回现成的春联贴上。现在过年不但不像我们小时候那样缺衣少穿,物质的丰盛也远远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象,但是,我仍然怀念小时候过年的情景。那时的年味,我终生难忘。

自然科学是务实的,来不得半点浮躁和虚夸。同样,社会科学乃至文学界、艺术界也应该是务实的,更不能让浮躁、虚夸之风泛滥。是不是“大师”“泰斗”,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作品来说话;是“全国著名”还是“全县著名”,不是由自己说了算,个别人的恭维也不能成为定论。既不能拿“大帽子”吓人,也不能拿“大帽子”压人,因为“大帽子”既吓不住人,也压不住人。与其热衷于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不如脚踏实地、不懈努力多创佳绩。有了令人信服的成果,自然就会有相应的称谓,也会得到应有的尊重。否则,名头再大也没用,即使穷尽所有赞美的词语、用完所有崇高的称谓,也是徒劳的。务实,务实,再务实,无论是在一些界别,还是在全社会,我们都应该倡导务实之风:多干实事,少说空话。

作者简介:庄电一,光明日报高级记者。

流年

冬日代表一年的终结,也代表下一年轮回的开始。有了冬日,四季才显得圆满而完美。在冬日,伴着斑驳的墙壁和嶙峋的树木,整个城市多了一种厚重,里里外外透着一股沧桑。在冬日,清晨的湖面结着薄薄的冰凌,伴着寒风的吹袭,多了几分凉薄。在冬日,黄昏的公园在和煦阳光的照耀下,透着安静祥和的味道。喜欢冬日的感觉,更喜欢冬日的烟火。冬日的烟火是缥缈的,也是现实的,更是温暖的,因它藏在乡村空旷的天地里,藏在霓虹灯下的市井里,也藏在平凡人们的奋斗足迹里。记得小时候,最盼望的就是放假和过年,一串鞭炮,一盘饺子,一沓压岁钱,一场春晚,那种热闹的场景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慢慢变淡了,却也历历在目。如今,匆忙间度过的时光让我们在感到缺憾的同时,也多了几分机会体会人间的烟火。

冬日的烟火

凤城之笔

汪曾祺先生曾说:“黄油饼是甜的,混着的眼泪是咸的,就像人生,交织着各种复杂而美好的味道。”冬日烟火的味道,在寒冷中体会暖,在冰凉中品尝甜。每日匆忙穿梭在熟悉的城市街道,总是在城市的小巷一隅,看到伴随着熟悉的吆喝声的热腾腾的早点铺,因为那里有着更多的柴米油盐和追逐生活的艰辛不易。宋代文人萧德藻有诗曰:“一担干柴古渡头,盘缠一日颇优游。归来涧底磨刀斧,又作全家口日谋。”细细品味,实际上人的一生都在为生活打拼。在熙熙攘攘的车水马龙中,在夕阳西下的霓虹灯光里,每个人都匆匆忙忙,擦肩而过,似乎来不及打一声招呼,来不及嘘寒问暖,就各自奔忙而去。而这其中,最平凡的烟火气却一辈子形影相随,逃不脱,放不下,跑不下的。冬日的时光,在不经意间划过,总会带着淡淡磨损的痕迹。前不久,听到路边传来一首久违的老歌《时间都去哪了》,突然意识到已经又到年末了,一年又要翻篇了。仔细想一想,我们的日子还没来得及仔细回味,就在无声无息中悄悄逝去了,就像朱自清先生曾在《匆匆》中写的那样:“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是啊,无论时光如何流逝,无论岁月如何变幻,那暖暖的烟火气,那平淡的柴米油盐,虽是俗气,但也长久。因为,冬日里的烟火,它的淡淡气息,最是温暖,最是隽永,也最抚人心底。

六盘山

副刊

敬请原创 首发优先
投稿邮箱:nxrbpls@126.com